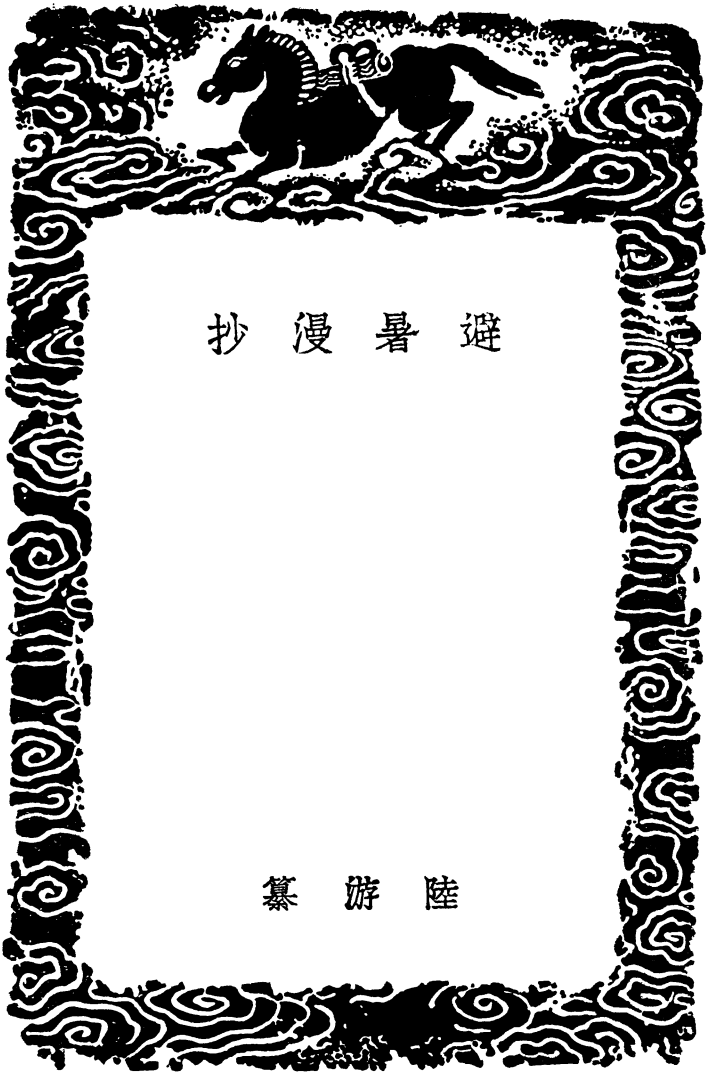
避暑漫抄
家世舊聞
螢雪叢說
可書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避暑漫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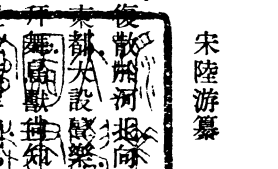
陸游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收有此書說海在先故據以排印

避暑漫抄

宋陸游纂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附河北向時之盛。掃地而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其後歸於京師者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樂。掛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以獻世祖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大懷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明皇雜錄）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羣居解頤。）

安祿山敗。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詩同去。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贊美之。曰。明公此詩大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即與黃字聲勢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居周至之下。周即其傳也。（羣居解頤。）

元和初。達官與中外之親爲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禮之夕。儐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乃悟。曰。張九張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羣客大笑。（解頤。）

李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率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沐髮來告者。福卽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跣問福所苦。既業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童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將校悉來候問。福卽具以告之。因曰。一事無成。固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解頤。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縗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須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漢以孝廉取士。而袁本初、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士。而黃巢屢舉進士。科目之不足據也如此。（編見雜綴）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紙和之。而意氣自

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元羶腥闕庭震驚陵廟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曉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吹笛吟（中興紀事）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太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哀異記）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即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于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史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乏馬去今驅萬乘來詞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

烈、眞相副也。唐史。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邪。大唐遺事。

李煜歸朝後、鬱鬱不樂。見於詞語。在賜第七夕命故妓作樂聞於外。太宗怒。又傳小樓昨夜又東風。倂坐之。遂被禍。龍袞江南錄云、李國主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出。必大泣罵後主。聲聞于外。後主多宛轉避之。又韓玉汝家有李國主歸朝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唫嚘集。

李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也。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疆都監。爲遼中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至忠虜部自北虜歸朝。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虜庭雜記。載其事。時晁補之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江南花發鷓鴣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年來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奪錦揮毫在瑤席。後庭一曲風景改。收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勑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疆。秦淮瀚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竝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却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山河不可期。倉皇

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採珠拾翠衣常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衰中原骨肉又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陵椎髻泣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江州廬山眞風觀李主有國日施財修之刊姓氏于右有太寧公主永禧公主皆李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吟嘯集）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吟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醞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右壁曰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久之僧擁妓之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煜嘗密諭徐鉉鉉言於所親焉（清異錄）

李後主嘗買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十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念將卜宅久未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竝江一古基多羣木唐晉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硯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菴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鐵圍山叢談）

慈聖光獻曹后佐佑仁廟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盛德之至者也其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之戲而后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及晚歲疾病急顧左右問此爲何日左右對以十月二十日實太祖大忌日也后頷之乃自語曰只此日去只此日去免煩他百官蓋謂不欲別日立忌使百官有

司有奉慰行香之勞也。遂以是日崩。今人學道。號超脫非常。一旦於死生之際。未必能達。后之始終若此。豈非天人乎。

神廟當宁。慨然興大有爲之志。欲問西北二虜罪。一日被金甲、詣慈壽宮。見太皇太后曰。娘娘、臣著此好否。后迎笑曰。汝甲甚好也。雖然。使汝至衣此等物。則國家何堪矣。神廟默然心服。遂卸金甲。（鐵園山叢談。）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卽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祕史。）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藝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外官一員共監之。皆二廣川蜀每三歲一貢。藥

有七等。野葛胡蔓皆預。鴆猶在第三。其上者鼻嗅之立死。於是親筆爲詔。謂取會到本庫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文遺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藉使臣下果有不赦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罷其貢。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于遠郊。仍表識之。毋令牛畜犯焉。嗚呼。上聖至仁。大哉堯舜之用心也。叢談。

林中書彥振墟、氣宇軒昂。有王陵之少戇。罷政事去。不得意。寓揚州。喪其偶。久之忽於几筵座上時見形。飲食言語如平生狀。仍決責奴婢甚苦。彥振徐察非是。乃微伺其蹤。則掘地得大穴。破之。羅捕六七老狐。中一狐尤耄而白。且解人語。言向彥振求哀曰。幸毋見殺。必厚報。彥振弗顧。悉命殺之。迄無他。叢談。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遇過溪渡篋塞遺脫。急求不獲。即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國初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鎌取馬草。晚歸。鎌刃透成金色。或以草然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脹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客方呻吟牀笫間。客就訊之。云爲腹脹所苦。即取藥就釜煎一杯。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即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至邸語其事。方傳外人也。春渚紀聞。

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

之父也。無以報德。儻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紿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異聞錄）

有神降於鄭洚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廣異記）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賓之道左。空冢中而去。後歸鄉過此。冢欲取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於未棄時。冢中有大蟾蜍。如半輪。氣咻咻然。意兒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不食。不食則壽千歲。若聽其不食不娶。則仙道也。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仇池筆記）

秦會之有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劃刃爲刺客。李季以章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雛婚爲逐客。初止有此九客耳。秦既死。葬於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黍拏生芻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於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之數。（中興筆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雞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番禺雜記）

宣政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蠟爲燭兩行列數百枝豔明而香溢鈞天所無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奉巵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閤亦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聞見錄

家世舊聞

陸游撰

本館據稗乘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家世舊聞

家世舊聞

宋陸游撰

太傅諱軫字齊卿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昔爲館職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地曰天下好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軫淳直如此

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歸携所得貔至京師先君言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爲隙光所射輒死性能糜肉一鬻之肉以貔一臠投之旋即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珍味耳楚

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餾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卽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爲言而遣之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巳子等先君與四十二叔父提舉公諱宋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褵褓二副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巳而八

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先世以來庶母皆稱支婆）

楚公言遼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卽以束帛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遼人作樂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輒止不行曰國忌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問之虜輒送還移文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爲不可葢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回途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滅幞頭之光行數日

既除服則佩服如常矣獨副使忘洗幞頭見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與語使洗之副使亟謝

先君諱宰字元鈞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牓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嘗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教訓所致然此亦是世間有底事大人不須過喜

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爲明州象山縣官坐

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詩停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然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術其在錢唐嘗遇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卽爲徽廟言泰州徐神翁能知未來事元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字神翁大書曰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神翁雖方外士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

顯其可笑如此然上頗喜之群閹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召至都下上用太宗見陳摶故事御絛褐即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混康者茅山道士其師祖朱自英以傳籙著名章獻明肅太后臨朝時嘗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混康亦得召混康頗有識善劾鬼神然未嘗行每曰安能敲枷擊鎖作老獄吏邪二人者既至皆物故上疑其變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爲眞定帥道人王老志自言鍾離權弟子嘗許京必貴極

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館之後圖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游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眞老志也恩禮尤渥車駕游幸老志輒羽衣導駕言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夜叩京門告以鍾離公怒我語涉欺誕行當墮落公福亦不終矣明日得疾力辭歸河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異術者相踵而林靈素最後出尤爲魁傑素字靈通溫州人少嘗事僧爲童子嗜酒不檢僧笞辱之發憤棄去爲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

自寫所爲歌詩遺人然筆札詞句皆鄙惡了無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庸夫每升高座說法肆爲市井俚談聞者絕倒或擇日施符水爲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爲傴扶杖爲盲噤口爲喑曳足爲跛既巽水投符則傴者伸背盲者捨杖喑者大呼跛者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年或三十年一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爲大悅靈素以爲未足則又猖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爲神霄帝君實玉帝

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每齋醮上必親劄辭表以禱上帝君或久無靈響亦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爲上長生爲鄆王葢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墜則往往得之果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已乃神霄計吏褚慧有光曰褚嘉卿位至右極仙嘉卿今亦生世間是爲王黼黼和御製詩有曰君王猶記褚嘉卿者是也其它如蔡京則左元

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籍王孝廸則西臺詳閱眞文史靈素與王革有隙則曰革廐吏也常與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劉后方幸又曰后在神霄爲九華玉眞安妃蔡京曲讒詩曰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曲讒酒闌傳密詔玉眞軒裡見安妃是也安妃名在眞誥蓋天之高眞而靈素敢瀆言如此又嘗密奏甫靈眞裔將誕蓋明節方就館耳靈素賜號藥珠殿侍晨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先生上刻玉爲降眞召靈之寶自用之而錫靈素塗金印文

曰通眞達靈之印班視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謂之四世孫上爲下詔贈爲少保士大夫無耻者日萃其門所薦進皆卽拔擢又著令道士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據上席已而遂冠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一老娼黃帽黃衫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輿鳴蹕而出娼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先有聲如雷宮中爲之雷去聲上常手札賜靈素略曰元符三年冬內人自泰陵還摘皂莢一籠入宮門籠輒自躍皂莢皆跳出是祟物顯行宜善治之

勿爲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効既久上益厭之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素之逞憾釋氏也每爲金狄亂華又創圖宮殿爲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眞皆言妖也

螢雪叢說

俞成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儒學警悟百川學海及稗海金華叢書皆收有此書且皆兩卷內容亦同其編次前後百川同於儒學金華同於稗海稗海本多譌敓金華亦然如卷一穀字說條闕標題又誤並於致字說條儒學百川皆宋本儒學前於百川七十餘年故據儒學本排印

螢雪自序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己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既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編。目曰螢雪叢說。賓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耀方册也哉。於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螢雪叢說卷之一

宋俞　成撰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爲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仕。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

穀字說

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恐

爲見殺則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願美人之死而不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不善也非凶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禍福蓋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不忍雖不能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俞子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卽書忍字以對亦鑒王導王敦之得失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但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錄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以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詩題用全句對

省題詩考官以古人詩句命題尾字屬平全押在第二韻上不拆破者並用全句對全句曩嘗省試王度

日淸夷詩。許琮以聖圖天廣大爲對。並是老杜全句。最爲難得。曠古以來無此作。又如上庠孫應時作奏賦入明光。出杜甫壯遊對韓文公齪齪詩排雲叫閽閽。亦自難得。惜乎非一家詩也。若無渾然天成之句。不免拆破四柱中使。只要穩貼下得好。不拘倒置先後。更於點化上著工夫。亦自可以冠場。余嘗欲以杜詩扈聖登黃閣（奉贈嚴八閣老）對亭衢照紫泥（奉贈太常卿）。以泥融飛燕子對地僻舞鵑雞（並絕句）。蓋倣許公詩體也。又欲以獻納紆皇眷（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聯衣冠拜紫宸之句（太歲日詩）。蓋倣前輩對詩格也。當有流水高山之遇。

記史法

歷事幾主。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舊出史賦。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下不忘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祝壽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削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嘗見樂人聖節致語。闢初便使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仲舒歷萬世以亡弊。固已云好。然而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之婉其辭云。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如曰天子萬年。如曰如南山之壽。如曰俾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捷。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概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辨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

例以兕徒目之。饗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詬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適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眞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敍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支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問東萊先生。渠亦經義人也。初未領略。容檢詳如何。後於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卽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事。至如誤出早鴈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漁父詞。繭縷一鉤輕。胡少汲詩。隋隄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漁父則曰一簑煙雨。於農夫則曰一犂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疎龜甲冷。井梧彫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鵁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也。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領修唐史。

功臣特進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僻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疎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

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中。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章。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故爲死法。生吾言者。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須知天上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个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格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麟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在。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嘗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

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謬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亡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窗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慮晦庵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嘗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遙想二公衞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沖。次日脩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眞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汙。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閱三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皋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皋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忘形。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遂難云。蔡丈不知是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脈。季通尤精。季陸復辨之曰。據某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效。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鍊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笏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說不可與蔡丈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希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體任眞。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強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嘗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

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何可歎息怨恨於斯耶。不然。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示一絕曰。得則忻忻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之二

忠恕違道不遠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閒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默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貼。恰用得著。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鑑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共、槀飫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覆其爲訓。若前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者。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豈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豈可宥乎。是其

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窗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誅。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誤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牆頭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夫以烏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之。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健。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辨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也却非雲霞之霞土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評論詞賦破題

嘗見俞馮老叔敍舉似外公暨中大陶天之曆數在舜躬賦破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曆數在於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一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鍾自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有及向之省試賦題出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惟魁者以詣爲出便見得在外意也當時父子同試尙留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亞問何不見誨父曰不解有兩魁也東坡謂賦以一字見工拙卽此可知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郛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

子之儀。玉屑聲沈。纖纖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最是答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假用夏字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廈。如客已驚秋。以廈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永防秋詩云。逆胡方猾夏。中國重防秋。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上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鵰鶚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破題徑說鵰鶚沖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始悟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對濱。無如此之巧。始歎服不能自已。大凡玩古人精粕。須是字字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躐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祝賀生辰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人誕辰極意懽娛祝壽之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又用蓂莢形容其日固已親切然而蓂莢一事據某所見半好半不好也若在月半以前一日生長一葉乃是增數誠爲美事儘好使也若在月半以後一日凋零一葉乃是減數實爲語忌烏可使也用事當嚴所擇爲文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生人或者爲之歌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詩僧上秦師垣壽曰不祝公兮椿與松椿松老大空無用不祝公兮鶴與龜鶴龜汩沒徒泥中祝公願作天上月歲歲年年常皎潔錦城初動五更鐘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悅

嚴子陵本姓莊

嚴子陵本姓莊避顯宗諱遂稱嚴氏若釣臺若七里灘亦皆以嚴命名無非循習之訛而莫知其非也本朝宣和間方臘寇江浙改睦州爲嚴州蓋本於此至如范曄操東漢之史筆初不究其姓氏之由遽曰嚴

光而傳之。無乃以田千秋爲車千秋乎。余是以寄意絕句於釣臺之上。有曰。千古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

浙川

丹水出上洛。湍水出伊陽。南流至浙川。又南流入漢。天下之水。罔不殊源而合流者。有一源而醮爲二者。灘桂是也。唯浙湍同川而異流。本末不相犯。故謂之浙焉。

用夏變夷

據胡牀。畜番犬。舞拓拔。（拓拔氏胡人設呼爲拓拔。）動蠻樂。皆士大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夏。

自悟前身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運後身。韋皐既生一月。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

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遼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嘗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教唆人公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善卽天堂.爲惡卽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己身之事.修此爲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祐.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淸心釋累.懲忿窒欲.修此爲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爲善惡漠然無應.妄啓輕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爲善.而天或不以善報之.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之.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偷割牛舌果報

吳少穎在長沙萍鄉作館。親見胡屠常愛小便宜。多見衆人未知之際。撬開牛口。偷割其舌。一日。主家市大牯牛。復又行盜。削一竹劑穿其舌灸其牛奔逸。亟呼胡屠襲逐。胡恐拋下爲他人所竊。急將竹劑咬定。拔出其肉。以酒嚥下。不覺自斷牛舌。更不能飯。強以粥飲一月。作牛吼而死。其果報如此。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因馬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噫。眼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也。

責己說

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小人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於官府。冀其悛惡改過。不可也。大凡鄰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只是僞蘇秦。昔日何疎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疎之者何望焉。秦穆公善悔過。責己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己重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琯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語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有是問。遂終身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也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所以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飲。食菜茹蔬。是人之能爲也。割愛妻子。絕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坐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享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享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嚮。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繆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戒食菰蓴

夏秋月雜菰蓴。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見王狀元燮府十弧。

可書

張知甫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函海墨海金壺
守山閣叢書及十萬卷樓叢書皆收有此
書函海墨海守山三本皆題作張氏可書
十萬本題作可書據四庫提要云愛日齋
叢抄引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事稱
張知甫可書知張氏兩字爲後人追加者
函海墨海守山皆據四庫本四庫輯自永
樂大典計五十條十萬本卷首陸心源序
云此從穴硯齋抄本傳錄較大典本多六
十條故據十萬本排印並附錄大典本增
出侍立修注官一條於後

重刊可書序

晁氏郡齋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皆無可書之名。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錄出。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此從穴硯齋抄本傳錄。較大典本多六十條。猶是宋時原本。其書不著撰人姓名。惟愛日齋叢鈔引司馬溫公與文潞公論僧換道流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爲知甫所作。知甫里貫仕履。皆無可考。以所述大父諱問字昌言。與种世衡有舊。嘗遺汝州田推之。當爲陝汝間人。以所稱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僕遊推之。南渡後當僑寓句金所紀皆政宣紹興間遺聞佚事。與侈談市井瑣屑者不同。雖卷首亦缺一葉。視守山刊本已多一倍而贏。校錄付梓。以爲考證宋事之助。守山本侍立修注官一條。爲此本所無。是否在闕葉之中。無從校核。安得再覩完本一證明之。

光緒三年歲在彊圉赤奮若仲冬之月。歸安陸心源撰。

可書

（原缺二十三行每行二十一字）

擷景園於都城之北以供游觀。

燕瑛罷廣漕還朝載沉水香數十艦以遺宦寺遂尹天府時人謂之香燕大尹。

王黼爲相常於寢堂中置一榻以金玉爲屏翠綺爲帳園小榻數十擇美姬處之謂之擁帳。

宣和初宿州靈壁縣進巧石中有一洞皆天成以巨艦漕至京師費數百萬緡賜名磐谷侯置於禁苑。

徽宗幸端門觀燈御西樓下視蔡魯公幕次以金橘戲彈至數百丸。

王初寮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宣德門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卽席應制曰斗城雲接始靑天汴水浮春泛洛川繒幟千峯連璧月珠簾十里晃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厤宣和第二年盛世親逢叨四近頒觴連日綴羣賢上嘉之移宴景龍門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內侍黃經臣嘗云玉几有軟玉牌子可以隨意曲直。

僧懷深禪學高遠住智海六年日有逝志建炎初得旨歸山盡出衣鉢入常住留偈以行六年掃灑皇家寺此日君恩得放還拄杖重挑徇瓶鉢這回信步入深山後居湖之思溪入寂其舍利隔溪可禱而致。

僕見一海賈鬻眞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緡可售。鬻時明節皇后閤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開封府驗其眞贋。吏問何以爲別。賈曰。浮於水則魚集。薰於衣則不竭。果如所言。

潁昌府陽翟縣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間。至洛中。飲水山澗。見一婦人甚麗。孟往追之。卽失所在。因窮極幽遠。得牡丹一品紅灑金。其葉千疊。遂至洛陽。文潞公愛之。目曰澗僊紅。

劉平叔爲浙西安撫大使。乞與石惲改秩添差鎭江倅。未有成命。間石投曾公袞書。題云。南徐貳石惲。公袞戲以北固三曾紆答之。皆謂名對。公袞行第三故也。

宣和天駟中。有一烏護欄艱於銜勒。徽宗每乘以幸池。賜名龍驤將軍。

童貫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晉公平淮西詩以譏曰。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婆婆。今朝始覺爲奴貴。夜聽元戎報五更也囉。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盥手。呼爲斗水。居常巾帽少有塵。則浣之。復加於頂。客去。必滌其坐榻。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檻間醜石。顧問內侍楊戩曰。何處得之。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伶人焦德進曰。猶自戩裏上大笑。

李鼎爲陽翟令。聽訟明敏。士民稱之。有聲。姥訴婦不孝。議者二三。鼎卽善詞勉之。俾各飲茶而去。婦卽毀之。姥捫於地而婦不顧。遂正其婦罪。尉司誣一豪子盜鄰田草。其子方十餘歲。所盜草甚重。鼎疑而釋之。

令童負草以歸。竟莫能舉。遂正捕者罪。

張鼎爲太常博士。用雞肋爲肘。時輩譏曰。雞肘博士。

宣和間。京師建欣樂、和樂、豐樂三酒樓。壯觀之盛。雖從官亦許遊宴。時高麗遣使賀正。賜宴其上。

明達皇后乃紫虛元君。明節皇后乃九華安妃。稱大劉、小劉。

河中府治有古莎廳。茂甚。府醞因名碧莎天祿。

都司裴中謨與魯直爲同年。嘗語家人云。人生當少作老計。生作死計。

王介甫禁偶語。有商姓任名稔。貨金與錦至關。無得入。其吏戒曰。任稔任入金錦禁急。

陸海天慶觀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臨醮宣科。先祝曰。臣今老矣。七十有餘。無齒可叩。以脣代之。

徽宗預賞景龍門。追悼明節詞曰。無言哽噎。看燈記得年時節。行行指月行行說。願月常圓。休要暫時缺。今年華市燈羅列。好燈爭奈人心別。人前不敢分明說。不忍擡頭。羞見舊時月。暨北狩。人謂末句有讖。

蘇過叔黨東坡幼子也。文卓翰墨。克繼家聲。墨戲尤爲精妙。時號小坡。

京師一富人質得金帶一條。常常繫之。每送迎賓客。輒止中門而返。必曰。腰帶有礙。不敢出門。且告不罪也。

刁景純官於都下。遇節。必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首。撼數聲而留。刺以表到。忽有客知其誣。急出視之。僕云。適已股。籠矣。

米元章攻於臨寫。在漣水時。客齎戴松牛圖。元章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數日。客持圖乞還眞本。米訝而問曰。爾何以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

魏泰數舉進士不利。荊公戲云。眼下有臥蠶者貴。如文潞公有之而爲相。公亦有而未遇也。豈非白殭者乎。

張紘善滑稽。紹興初。爲金壇丞。適當物價踴貴。鵝每隻三千。野鳧每隻八百。戲爲詩云。時見空中飛八百。每聞岸上叫三千。

劉平叔在京口。幕客獻趙昌牡丹圖。乃孟蜀宮中物也。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愛牡丹。況是單葉。時人無不爲笑。

平叔提數萬兵。控禦江上。時金人出沒淮甸間。朝廷命移屯維揚。三詔不行。江左豪子。輸金積玉以求入幕。不可勝數。至有一闕而三四攝者。時語曰。北渡將軍少。南來幹辦多。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於樓上。以爲戲笑。時有獻口號云。十不羨者。皆譏諫切直之言。卽捕之而不獲。

王綯、建炎初爲御史中丞。時四方多事。而綯默不言。又以老病艱於乘騎。每跨一款段。坐退毛舊狨出入臺中。號退毛中丞。

紹興間。以執政充都督諸軍事。出師江上。幕官呼督辦。

道君遜位東幸。梁師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彥爲相。都人欲擊之。馳入西府。已失一履。時人語曰。太傅扁舟

東下。丞相隻履西歸。

王安中從梁子美辟置大名幕中。時有妓籍一小鬟。名冠河朔。子美因令安中作小詞以贈。末句有云。笑裏眼迷青意貼。行時鞋露繡旁相。安中曰。此乃盃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無異也。時人稱之。

蘇庠隱居後湖。紹興中累詔不出。僮僕見使者沓至。輒相語曰。官中來勾我秀才。須要正身。

內侍梁師成以文章自任。宣和間作休休館於私第。日與儒士相從。自號隱相。

司馬溫公在政府。每過潞公第。時潞公有門僧乞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能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即誅之。僧聞而遁。

路時中字當可。京師也。行正一籙。能致已焚之詞。役使鬼神。呼吸雨風。駭人耳目。又以炊餅布氣而圓。其紅如丹砂。謂之三光丹。

宣和間置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應奉司。皆以執政內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詔悉罷。

淵聖皇帝幸沙漠。作西江月之曲書賜一衞士。其一曰。歷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無虞。姦臣招致北匈奴。邊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湯失守。萬邦不救鑾輿。我今父子在穹廬。壯士忠臣何處。其二曰。塞鴈嗈嗈南去。高飛難寄音書。祇應宗社已丘墟。願有眞人爲主。嶺外雲藏曉日。眼前路憶平蕪。寒沙風緊淚盈裾。難望燕山歸路。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謠曰。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爲范字也。

致盧營潼關。欲進師入洛。作詩以示諸帥曰。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旆旌趨魏闕。雪消宇宙滅妖塵。寒威頓覺胡雛懼。炎運方旌廟略神。已見旄頭墮天外。乞身當喜在今春。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姬答霸王二歌。題於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中回。則壁已頹矣。霸王別虞姬曰。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虞姬答。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爲人患。坑卻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定在一人。將軍左右多姦臣。受卻漢王金四萬。賣卻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須把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豪同駕馭。將軍惟恃拔山力。即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無如何。將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與君死。將軍努力渡江波。正獻呂公著哲宗以邇英講論語終秩賜燕。上手書唐人詩賜輔臣。講讀官人一篇。翌日公入謝。因摘取尚書、論語、孝經要語以進曰。此皆明白切於治道。可以備翰墨揮染。小日就月將之一助。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呂相進三經要語。皇帝每書以省覽。甚有益學問。與書唐人詩不類也。

公退寓陳洛。僦舍不庇風雨。公默然一室。凝塵滿席。及爲三公。居天府。亦然。

公在相位數年。常恐一善不進。有知而未及用。即歎然見於色。神宗嘗曰。呂公著人物權衡也。

僕大父諱問、字昌言。初與种世衡有舊。及憂居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使者在塗而世衡卒。乃更

還其子右。用父命不肯當。凡蕪廢者三十年。元豐中。鄰人告官。移文二家。皆不承。郡守劉斐因言於朝。賜名种張莊。給田州學以旌高誼。

宣和間。睦州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言當時之失。有三太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職太盛。夢說又言當時搢紳之士。競於取媚權豪。易古器鬻圖畫。得一眞玩。減價求售。爭妍乞憐。服儒者衣冠。爲侯門常賣。

宣和間。於皇城之東北累層巒。以爲麋鹿之苑。浚汙池。以爲魚鼈之澤。起樓觀。以爲禽鳥之籠。而道君朝夕遊宰。謂之艮嶽。又於皇城之北建大第。以居諸王。謂之蕃衍宅。

太史楊欽時見靖康改元。卽密語人曰。後十二箇月康王立。蓋靖字是從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後如其言。宗澤知其術數之精。薦之於朝。遂在塗而卒。

廉正臣爲司農卿。至炭場。見監官擁爐。遂責曰。監臨自盜如何。其監官答曰。此炭乃俸錢所置。卽非盜取。若監炭場官不許生炭。不知監倉官許喫飯否。正臣無以爲對。時皆以爲名言。

李伯宗爲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接則止此二處。取起近也。又詞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爲之歌曰。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倉。豐濟與廣盈。後坐此罷。

建炎初。京西州縣累經殘破。例以儒士借補官資。分掌職事。時潁昌府陽翟縣一主簿馮善時。乃一謬儒。不曉仕宦。因有所轄文吏犯罪。送於縣。借杖而偶無大杖。命以小杖決三十四下。云用兩小杖抵一大杖。

聞者莫不笑之、

潤之金壇有高震母、號高婆子、留意禪學久矣、一旦有所得、端坐而逝、自爲之偈曰、其硬似鐵、更無別說、萬劫塵沙、一鎚打徹、

宣和間、有僧妙機住甘露、蔡元度見之、問僧名、答曰、妙機、其妙如何、僧曰、點鐵成金、其機如何、僧曰、百發百中、時以爲名言、

王韶退居九江、詣佛印求參、佛印語曰、如太尉自是殺人不劄眼上將軍、立地便戕佛大居士、何必參也、

崇寧間、飛蝗爲患、時有無名子作賀表揭左掖門云、風雨交攻、人皆相傳爲已死、稻粱食盡、臣亦自厭其餘生、後捕之竟不獲、

蘇大雅、子容之孫、婁王巖叟之孫女、夫婦俱有疾惡之德、每琴瑟不調、必曰三投、近則投舅姑、遠則投官、甚則投井中、

紹興初、知台州曹戩以戚里而顯、不歷世務、屬邑民戶有投白紙者、戩判云、判本縣詳狀施行、臣僚論列而罷、

章惇方柄任、用都司賈仲民之議、起州橋二樓、又改橋作石岸、以錫鐵灌其縫、宋用臣過之、大笑而去、仲民疑其有所未至、深慮之、遂謁用臣、訪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絕、但上闊下狹、若瓮爾、仲民始悟、懇以更製、用臣曰、請作海馬雲氣、以闊其下、卒如之而成、

紹興間盜賊充斥每招至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爲生故諺云若要富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建炎己酉潤之金壇有利民之子六歲忽於臍下生一瘡數日瘡破產一男而俱卒

紹興丙辰夏大理國遣使楊賢明彥貲賜色繡禮衣金裝劍親侍內官副使王興誠蒲甘國遣使俄托來摩訶菩進表兩匣及寄信藤織兩箇並係大理國王封號金銀書金剛經三卷金書大威德經三卷金裝犀皮頭牟一副犀皮甲一副細白氈一十六番金銀裝安邊劍一張內有小刀一張素裝劍五張象牙五株犀角二株青白氈一百二十番麝香二百九十八臍牛黃七十八毬象一頭馬五百疋及鞍安南差武翼郎充特進使范鎮著作郎充特進副使周公明送到章表一匣金厮羅三面銀厮羅二十面象牙五十株犀角五十株笺香五千斤

宣和間陝府有一山客弄猢孫爲戲忽府中數十夜被盜皆不獲有一大姓失去金匣蹤跡盜之所自乃是猢猻由天窗而下蓋天窗尙有毛亟捕山客訴於官而服

陳康以翰林學士換授觀察使玉堂同僚戲遣人相招請來日訪及看勑設康復語曰請初五日到左藏庫前看請料錢蓋復令以此熱中故也

胡紡能以符水濟人宦興有一士人遠宦忽一日其妻爲祟所憑家人詢其所以輒云某乃官人任內打拷致死故來求功德追薦其家遂作書問遠宦之士報云不曾有之胡聞其事詣其家取書以示祟祟但

舉三聲慚惶而退.

王革自開封府出守大名.一時號爲酷吏.每獲盜賊.不問所犯輕重.必曰灰目拆指.長枷五日.以錐刺目.塡以熱灰.以石鎚指令碎而止.故曰灰目拆指.後盜賊蠭起於河朔.坐章而罷.

耿著在淮東宣幕有滑稽之稱.一日說有一宅極凶.人不敢居.忽有一同人不以爲然.遂投宿宅中.至夜深.聞呵喝之厲.同人立門首以俟.見有乘馬來者.若神之狀.馬首自通名.懇以貧悴.其神贈銀一笏.至次夜.又復如是再獲一笏.後夜.神人欲歸.望見同人又立門首.亟止從者曰.急回.這宅裏凶.又說.黨太尉以守邊有功建節.一日出謁.問左右曰.我節卻如何不見.左右曰.皆在前導.各令從人乘之.黨曰.我死生活受得來.卻交別人把着.都收拾來.待我一擔子擔着.坐客莫不大笑.

宣和末.博州富人冶張家田內.忽雨血數頃.其腥氣不可近.後狄人犯博.盡驅市民殺於彼.

襄陽辯士李贍.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忽一日上封事極詆時政.而議論失當.朝廷決配嶺表.初攜封事入都.道由襄山.卜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便拜相.卽求一吉兆.遂不應.踟躕久之.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可.又不應.又祝曰.卿監足矣.又不應.復云.本路監司如何.又不應.踟躕久之.再卜以鄉郡.又不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旣被責.以書告親知曰.某以言事.遂竄嶺表.非晚召還.復得相見.時人莫不大笑之.

宣和末.都城起建園囿.殆無虛日.土木之工.盛冠古今.如擷芳園、山莊、錦莊、筠莊、壽岳、輞川、華子岡、鹿寨、

鵝籠、曲江、秋香谷、恒蠻館、菊坡、萬花岡、清風樓等處。不可舉。皆極奢侈。爲一時之壯觀。

崇寧間。京師一老姥留心祖道。所見甚高。嘗爲形神頌云。兩人同坐一人言。共說陰陽天地玄。汝未有時先有我。我今卻謝汝周旋。

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叩曰。不知用若等。惟復用掃箒。浚默然。

張紘長於數。頗於日者之事洞曉之。嘗云。術人相見。必互錄州縣等處士人豪子命以相易。庶易爲應號曰叅。又看命必先劇談其不好處。使人駭動。爲之插卻。復以好語許之。爲之籠。

潤帥沈晦嘗語人曰。自古及今。天下秀才。只有三箇。孔大頭一箇。王安石、蘇軾合一箇。和晦乃三箇也。

紹興丁巳。江東太平州有回祿之患。燔燒殆盡。死於火者數千人。越數日。池之銅陵夜聞車馬人足之聲。或啼或笑。自空而下。磅礴於邑市。人於門隙竊窺之。有聞索薑醋者。有相與泣訴回祿之苦者。久之。冉冉自西北而去。張紘爲令。詳觀其事。

紹興戊申夏旱。忽一日東方有青赤氣亘天而上。俗謂之海縴。不三日遂雨。時人以此爲雨候。

程昶爲鎮江府節推。刻薄而不練其形似猴鼠。一時號爲乙巳居士。

浙人以白露節前後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藥。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千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

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既攜酒食示二人次。二人者。忽舉斧殺之。投於絕澗。二人喜而酌酒以食。遂中毒藥而俱死。此事得之於張道人。

茅山道者張守通。山東人。每談道以訓其徒。必曰人須清齋。乃可學道。佛云淨土肚豈可不淨。又佛曰般若波羅蜜。乃勸人諸塵緣皆不可惹。乃得其道。如菠稜蘿蔔之美也。聞者莫不撫掌。亦可憐其用心之誤也。

羽客林靈素。以侍晨視待制。乞天下創神霄玉清萬壽宮。許改寺院爲之。有塔者去其相輪火珠。謂之鬱羅霄臺。

鄧知剛任待制。守軍器監。形貌魁偉。每以橫金衿衆。未嘗衣衫。京師諺曰。不著涼衫。好箇金稜快活三。蓋一時目肥人爲快活三也。

金人自侵中國。惟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鎗。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鏁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鋼一枚坐之。復以大鋼覆。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紹興已未用王倫之策。與金國通和。還中原故地。朝廷創改二路。一應天府路。以拱單徐宿亳。與仁廣濟

爲所隸。一河南路。以蔡、汝、鄭、淮寧、潁昌、永安爲所隸。

章復爲丹陽令。有旅人食於邸舍。誤遺銀而去。邸中惟守舍翁媼。旅人行數步。覺有所遺。復回叩其翁媼。翁媼諱而不言。公令和對以還。竟不從。於是付獄。密遣人覘守舍翁衣與其媼云。汝夫已在獄中招認云。其銀在媼處。令我覘衣爲證以取之。媼遂出銀歸於旅人。

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地分。亟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劍方可取。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衢州有一村夫。號葉念佛。晝夜持阿彌陀佛。積有年歲。一日臨死。諭其子曰。我死之後。三年方可焚。子如其言。既火。燼已冷。有一物大如斗。以刀剖開。乃其父坐一蓮花中。卽乘空趨西南而去。聞之於清涼長老德璘。

紹興戊午季冬十月。日欲暮。天作風雨聲。自西南起。久之如磨礱。至一更盡方止。庚申辛酉歲皆然。

道君旣遜位。乘輕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籠回腳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餜餅者。於篋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者數人單騎俱至。道君曰。卿等尙來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離陛下。道君因上岸側一寺。寺僧披衣以迎。輒居主位。問官員是見任是罷任。道君曰。皆罷任。又問莫別有子弟在城中作官否。道君曰。二十七个兒子。長子乃今上皇帝。僧慚惶之際。道君遂出則侍衞等已至。遂東下。

陳邁待制守饒州。嗜鼈。其子延年每欲勸之。以父之所好。不忍遽止。忽一日。在任所作書欲勸之。書成。不忍發。置之席下而晝寢。夢三十六人求救甚急。延年叩其所欲。但云只得早發席下之書。則可以再生。延年寤而遣書。中具以夢告其父。父得書。問饕人所有之鼈。正合夢數。遂盡投於水戒之。

丹陽妙明眞人吳元淨居常州橫山。命其弟襄尋得一大楓木有三癭。令取其二。夢老人植杖而來。責襄曰。吾三子汝遽殺其二。何也。襄惶懼答以眞人之命。老人曰。若非眞人。吾不赦汝。以杖擊其鼻曰。可出血一升來。旦鼻衄及一升而止。

閩中有一士大夫。得服硫黃法。服三十年。遍身通明。色如硫黃。忽一日。因點炬。誤落紙燼在手。不覺火起。徧身燒燃。如枯柴頃刻而盡。雖水救之。亦不能止。

陳秀公升之。其所生母初夢大白蛇入臥內。溫柔宛轉。母寤。公乃生。後數日於公臥席下有白蛇蛻。甚異之。及公疾篤。家人見寢室中有大蛇垂於棒木。既薨。大白蛇在墓側三日而去。以此知異才間出。非仙眞之謫。卽山澤之英也。

南恩州州衙設廳有鬼。雖太守亦避之。夜則二丈夫相擊不已。又婦人間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眞人吳元淨過之。視廳側有三小廟。指令開撅其下。得二丈夫二婦人二女子。堅尸如石。二女子一執菊花樣盃。一執白璧。遂令野外焚之。乃絕。

平江陳祖安兄待。秀州司戶。於其家有一美婦人。素衣而來。久與之處。形神俱瘁。婦人每來。異香滿室。後

年餘。其兄卒。其婦人復媚祖安。渠一旦頓悟。乃園中一古塹釀爲妖。遂以鋸斷。血爲之流。

劉豫僭號中原。不喜浮屠法。僧徒莫不皇恐。忽西天三藏來。豫異待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與我輩主張教門。既引見三藏。拜於庭。贊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既見眞佛。豈可不拜。豫大喜。賜與甚厚。自後僧見並令拜。僧徒莫不憾之。

耿著與溫濟事韓英公。皆爲橫行。一旦濟赴行在奏事。被賜金之寵。而著嫉之。誣以事。譖於公。濟不安迹。求去。英公甚怒。奏奪其官。竄之吉陽。不踰年。英公入秉樞筦。著以事敗。繫棘寺。後亦竄配于賀。其昭報有如此者。

蘇庠養直居句、金日與僕遊。常內子不容爲撓。有小鬟亦田舍兒也。僕戲云。既云閤中不容。安得有此。養直曰。初未嘗使令。況手脚如落湯螃蟹。又何足取。此亦見長者之不純。滿座爲之大笑。遂目其小鬟爲落湯螃蟹。

楚州寶應縣清湖。乃古清州陷而爲湖。至今阡陌映水可見。

有朝士居於鄭圃。治蔬畦。得古鼎。用以煮蔥。青活如生。

住持常州報恩寺僧普堅嘗語余曰。世間萬事前定。非力可致。及其處於窮通。何必休戚。因言無錫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間。在邑中最爲貲雄。起大第極於侈麗。同村野老夢神告曰。戴念二郎與李謨秀才起宅。野老以夢諭戴。卽紀于壁。後不十年。李謨登科。選爲婿。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絕。遂歸於謨。

饒鼒尹開封有治聲一日語東坡曰鼒尹天府可方古人中誰東坡云若京兆趙廣漢鼒叩如何似之東坡笑曰但公不姓趙卻姓茆耳鼒爲之絕倒

孫眞人有阿是穴言人是處有穴不必一一如鍼經所說若體有疹病痹腫當上便灸七壯病大至七七壯無不愈者又如蟲傷馬汗傷風撲損灸之立瘥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後數日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歸奏上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仇愈泰然東平人紹興間作待制奉祠居四明村落間每入城幹事衣短布衫行纏草履自負一擔竹籮貯少錢米之類中道有一老姥開店嘗憩於彼而姥異待之但呼爲仇官人忽一日知明州姥覩見軋笑曰仇官人遂作知州僞都保差作大保長姥投牒訴之泰然與之敍舊且言感激之意贈米三斗酒二樽而免其役

陳仲乘云禽獸中惟馬犯母則生駒環眼

紹興初張浚以宣撫處置按行川陝至富平之敗蜀諺曰一事無成二帥枉死曲端、吳玠三軍怨恨四川空虛五路輕失六親招擢七書旋學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誠不會

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一兵云在一海舶上自發廣州遇風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久之逐以手粘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

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攜一大瓢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竇中覘之。惟深惶懼。二長人酒盡欲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足捉兩脚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臥。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舶過。哀鳴求救。舶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右張氏所述。未詳其名諱。問字昌言者。乃其祖也。中間多記宣、靖炎、興間事。其必渡南後人耳聞目覩。細大俱載。可謂博雅之士也。周公謹傳之上海莊氏。今歸范行可家。予從行可借錄得之。乙巳九月十三日。中隱山房識。

附錄

侍立修注官者。自羅春伯始。祖宗時。以起居舍人寄祿。而更命他官領其事。謂之同修起居注。官制行。復爲郎舍人。淳熙十五年十月。春伯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乃以爲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據守山閣叢書本補）

提要

張氏可書一卷。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載有一册。亦不詳撰人名氏。惟愛日齋叢抄引其中司馬光文彥博論僧換道流一事。稱爲張知甫可書。知甫不知何許人。今考書中所紀。有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事。又有見海賈鬻龍涎香于明節皇后閣事。是在宣和之初。嘗官汴京。中間復有紹興丁巳戊午紀年及劉豫僭號中原事。則入南渡後二十餘年矣。蓋其人生於北宋末年。猶及見汴梁全盛之日。故都遺事。目擊頗詳。迨其晚歲追述爲書。不無滄桑今昔之感。故于徽宗時朝廷故實。紀錄尤多。往往意存鑑戒。其餘瑣聞軼事。爲他說家所不載者。亦多有益談資。雖詼諧神怪之說雜廁其間。不免失于穿鑿。而按其本旨。實亦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之流。未嘗不可存備考覈也。其書元目已佚。今據永樂大典收各韻內者。採掇裒輯。共得五十條。謹編爲一卷。以存其槩云。（據墨海金壺本補）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避暑漫抄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G一七八八上